

（地）的森林，結社



跳
跳
跳
！

本村

跳

！

跳

！

跳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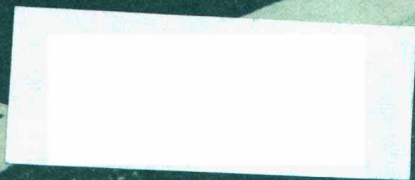
■

村上春树 著

冯建新

洪虹

译



(注) 新登字03号

跳! 跳! 跳!

(日) 村上春树 著

冯建新 译
洪虹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625 插页2 字数342,000

1991年6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8501—22500册

ISBN 7-5407-0696-1/I·494

定价: 5.80元

编辑前言

《跳！跳！跳！》是日本当代著名的“都市文学”作家村上春树的又一部力作，1988年11月由日本最大的出版社讲谈社出版后，立即成为日本最畅销书之一，销售量紧追《挪威的森林》。小说以“都市文学”的笔法描写了一个34岁的男人的奇异遭遇。他的妻子、情人，他的友人、伙伴总是因各种原因相继离去或死去，主人公好象总是孑然一身。他只能孤独地随着听不见的命运的乐曲，机械地挪动着人生的舞步，跳！跳！跳！

小说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日本社会的芸芸众生相，辛辣地揭露了日本社会的诸多弊端，写出了当代日本人，特别是文化人的压抑、苦闷、彷徨以及他们空虚、孤独、冷漠的心态。小说思想内涵深邃，构思奇特；情节虚实交错，悬念性强；登场人物皆形象独特，富有个性；是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相得益彰的、值得借鉴的好作品，对于当代日本的社会和文学具有相当高的认识价值。

1983年3月。

我常梦见海豚旅馆。

我常在梦中的海豚旅馆出现，也就是说，我做的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梦。梦清楚地提示着这一点。梦中的海豚旅馆歪斜斜斜，十分细长，细长得甚至不象旅馆，倒像座带顶的大桥。那细长细长的桥从太古绵延到宇宙的尽头，而我就出现在那里。有人在那里，哭泣。在为我哭泣。

旅馆本身就包括了我，我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它的脉搏和体温。在梦中，我是海豚旅馆的一部分。

这就是我的梦。

我睁开眼，琢磨着这是什么地方，不光琢磨，还脱口问自己：“这是什么地方呢？”其实，这是一句毫无意义的问题。不屑说，答案从一开始就很明了。这里就是我的人生，就是我的生活，就是我这个实实在在的人的一部分。无需特别回忆，我的眼前就浮现出不知何时已成为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些人和事，有时身边还睡着个女人，但多半是我独自一人，还有屋子对面高速公路上的轰鸣，枕边的酒杯（杯中还残存着五厘米高的威士忌），充满敌意——不！也许仅仅是表示毫不关心——的灰蒙蒙的朝阳。天时时下着雨，下雨时，我就躺在床上呆呆发愣。酒杯里只要剩有威士忌，我就喝干。雨水从房檐上滴落下来，我望着滴水默想着海豚旅馆的事。我慢慢伸个懒腰，重新确认了一下自己，我并不在什么旅馆。我确实不在什么旅馆。不过，梦中的感触依然让我记忆犹新。梦中，我只要一伸手，包括我在内的整个画面就会随之而动，宛如一个精密的水动装置，水一滴滴缓慢而小心地通过每个部位，在轻微的响声依次做出反应。若竖起耳朵就可以听出水流的方向。我竖起了耳朵

听到有人在轻轻地抽泣。抽泣声很轻很轻，从黑暗深处的某个地方隐隐传来。这是有人在为我哭泣。

海豚旅馆不是虚幻的，是现实存在的。它座落在札幌市内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几年前，我曾在那里度过一周。让我好好想想，那是几年前的事。是四年前，准确地说是四年半前。当时我还不到三十岁，我和一个姑娘住在那个旅馆，是她选择了那个地方。是她提出想住那个旅馆的。是她坚持说非住那个旅馆不可。如果不是她坚持，我想我是绝不会住海豚旅馆的。

那是个低矮而破旧的旅馆。旅馆里除了我们两人之外，几乎看不到其他客人。那一周，我仅在大厅见过两三位客人。至于他们是否住店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挂在服务台上的钥匙显示，除我们之外还有其他客人。人不多，但还是有几个。不管怎么讲，旅馆如果打出了招牌，它的电话号码就会清楚地印在按行业类别排列的旅店电话簿上，从常识上讲也不会没有客人登门。不过，即使除我们之外还有客人，他们也肯定是文静而怕羞的人。我们几乎见不着他们的影子，也听不到他们的动静，甚至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只有柜台前挂着的钥匙每天稍有变动，大概他们总是屏住气，象淡淡的影子似地在墙壁上爬行，在走廊上晃动吧！电梯羞羞答答地不时发出有节奏的咔哒咔哒声。响声一停，反而让人更觉得窒息。

总之，那是一个奇怪的旅馆。

它使我联想到了类似生物进化到最后阶段时的一些情形：遗传基因退化，一直朝错误的方向发展，退又退不回来而产生了畸形怪物，这些畸形怪物是丧失了进化矢量，在历史的微光中，毫无目的地呆立不动的生物孤儿及时间的溺谷。这种结局不能怪任何人。既不是某个人的过错，也不是谁可以挽救的。首先他们就不该在那里建旅馆。错误就是从这在那里建旅馆开始的。从第一步到整个后来都是错的。第一个按钮一被按错，整个程序就会陷入致命的混乱。要想纠正这种混乱，就会出现新的细小的——不能说是精密的，只能说是细小的——混乱。其结果，一切都会显得有点不正常。倘若要好好观察一下这座房子的某一个部位，脑袋就会自然而然地歪斜几度。虽说有些倾斜，实际上也就歪

了那么一点点，既没有什么特殊的危险，也没有造成不自然的感觉。要是——是一直待在那里，说不定就会完全习惯下来。但总还会有那么一点倾斜的感觉（若是完全习惯了这一点，再看真正的世界时，恐怕就要歪着脑袋了）。

海豚旅馆就是这样一个旅馆。它极不正规，乱上加乱，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时代的漩涡吞没——这是一目了然的。它的样子惨极了，就象一条被十二月的雨水淋透了的三条腿的黑狗那样凄惨。当然，世间上可怜的旅馆比比皆是，但同海豚旅馆的可怜劲儿相比总有差异。因为海豚旅馆从其本来的概念上讲就可怜，为此就更显得可怜。

海豚旅馆并不是正式的名称，正式名称是“多尔芬旅馆”。由于它的名称与实体给人的印象有相当大的距离（多尔芬旅馆这个名称让我联想到爱琴海岸糖果般雪白的避暑胜地的旅馆），所以只我一个人这么叫它。旅馆入口处有一幅栩栩如生的海豚浮雕，旁边还挂着旅馆的牌子。如果不挂那个牌子就会一点儿也看不出是个旅馆。就算挂上了这块招牌，也是怎么瞧怎么不顺眼。要说象什么的话，倒是完完全全象个破烂不堪的博物馆，一个为有特殊好奇心的人悄悄参观稀罕之物而准备的特殊博物馆。

不过，产生了这些想法的人决不是不着边际胡猜乱想；说真的，海豚旅馆的一部分已兼作博物馆了。

谁会住那种旅馆呢？它的一部分已成了不明不白的博物馆：在昏暗的走廊深处，堆满了羊的标本，脏乎乎的皮毛，带霉味的资料以及发黄的照片；还有，墙角旮旯里还粘满了干泥巴。

房间里所有的家具都褪了色，所有的桌椅都破烂不堪，所有的锁都生锈变形。走廊被磨损得坑坑洼洼，灯泡无一完好，洗脸池的水龙头歪歪斜斜，很难放出水来。当肥胖的女招待（她的腿使人联想起大象）出现在走廊上时，总要响起吭吭不吉利的咳嗽声。前台领班是个缺了两个指头，目光可怜兮兮的中年男子。一眼就可看出他是个十足的庸人，什么事都不会干好，象没有灵魂的标本——在淡蓝色的墨水中浸泡了整整一天后，捞出来放在哪儿，哪儿就会留下失败、败退、挫折的印记。

又象是挂着“什么事都干不好”的标签，被装进玻璃柜，摆放在学校化学试验室里的展品。这类人，谁看上一眼，都会觉得凄然；为此而生气发火的也大有人在。是的，有些人一见到这类人，就压抑不住，大动肝火。哎，谁还会去住那样的旅馆呢？

可是我们住了。她说我们应该住在这儿。后来她就消失了，撇下我一人消失得无影无踪。告诉我她失踪消息的是羊男。羊男说，她走了。是羊男先知道的。我现在才明白她必须离开那里。因为她的目的就是领我到那里。这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如同伏尔塔瓦河流向大海一样。我望着屋檐上的滴水，想着往事。这是命运。

当我梦见海豚旅馆时，首先出现的就是她。我突然觉得她仍需要我。不然的话，我怎么会老做那样的梦呢？

我和她在一起生活过几个月，可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事实上我对她一无所知。我只知道她是一个高级应招女郎俱乐部的成员。这个俱乐部采用的是会员制，只跟有明确身份的客人来往。她是个高级妓女，除了干这种工作外，还兼做其他工作。通常情况下，白天去一个小出版社做临时校对，或去专做模特儿。总之她每天都很忙。她并不是没有名字，实际上她有好几个名字。与此同时她却又没了名字。她的随身物品——几乎什么也没有——不论哪件都没有她的名字。她没有月票，没有驾驶证，也没有信用卡。只有一个小小的笔记本。上面用圆珠笔密密麻麻地记满了无法让人看懂的暗号。这些是不足以证明她的存在的。妓女也许也有名字，可是她们是在一个没有名字的世界里生活着的。

总之，我对她几乎一无所知。不知她在哪儿出生，不知她年纪有多大，也不知道她的生日，甚至连她的学历、结婚没结婚等都不知道。我只记得她象天上的雨滴，从哪儿来，又从哪儿消失。

可现在，在我的心脑中，对她的记忆又重新开始带有某种现实性。我觉得她在通过海豚旅馆呼唤我。是的，她现在又在要求得到我，只要我重返海豚旅馆，就可以和她再度相逢。恐怕这就是她在那里为我哭泣的原因吧！

我注视着房檐的滴水，想着自己到底身在何外以及谁在为我哭泣。我觉得事情发生在极其遥远的世界，好象是发生在月球或其它什么地方，结果却是个梦。我觉得不论我手伸得有多长，也不管跑得有多快，还

是无法接近那里。

到底是谁在为我哭泣呢？

不！尽管我无法接近，她仍在期待着我，仍然在海豚旅馆的某个地方盼望着我，而我也在心灵深处期待着她。期望她待在那个地方，待在那个奇妙而又致命的地方。

实际上，要想重返海豚旅馆并不是件简单的事，并不是打个电话预约个房间，坐上飞机就可以到札幌那样轻而易举。因为还有个心情问题，还有个同旅馆紧密相关的心情问题。重返海豚旅馆就意味着重新面对不愉快的过去。想起这些，痛苦、郁闷的情绪就会袭上心头。是啊！四年来，我一直在全力以赴地忘却那令人心寒的往事，若是重返海豚旅馆，四年间悄悄努力取得的成果就会付诸东流。当然，我并没有获得什么了不起的成果。我所得到的，只不过是些临时的权宜之物。毕竟这是我竭尽全力把它们巧妙地拼合起来，使现实与自己成为一体，在自己微不足道的价值观上构筑的新生活呀。难道要我再次重返空虚吗？难道要打开窗户放掉一切吗？

然而，最后的结果仍是，一切都得从这里开始，我心里很清楚这一点，一切只能从这里开始。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深深地叹了口气。心想，算了吧！算了，想什么都白搭。这已超出了你的能力，不论你想什么，事情都必须从这里开始。定了！就这么决定了。

现在谈谈我自己吧！

先做个自我介绍。

过去上学时也经常搞自我介绍。新学期一开始，每个人都要顺次走上讲台，在大家面前讲自己。这是我最不擅长的。不光是不擅长，我还认为这种做法毫无意义。我到底能说些什么呢？我通过自己的意识捕捉到的我，能说是真正的自我吗？这就象录进磁带里的声音，听不出是自己的声音一样。我捕捉到的我的形象，不也是一个被歪曲了的、修饰好了的形象吗？……反正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每当我必须站在大家面前做自我介绍时，我就忐忑不安，简直就象随意涂改了成绩单似的。因此，在这种时候，我便努力只谈些无须进行解释而不带任何意义的客

观事实(比如,我养着狗,我喜欢游泳,不喜欢吃奶酪等等)。尽管如此,我仍有一种对虚无之人谈虚无之事的感觉。当我带着这种心情再去听别人的自我介绍时,就觉得他们是在介绍与他们本人无关的事。我们都是在一个虚无的世界中,呼吸着虚无的空气而生存着。

但不管怎样,总还得谈点什么吧!一切都得从谈点什么开始,这是第一步。至于谈得对不对,可以在以后再做判断。由我自己去判断也行,由别人去判断也行。总之,现在已到了必须讲的时候了。而且我必须记住所讲的内容。

现在,我喜欢吃奶酪了,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的。总之,是在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喜欢上的。我养的那条狗在我上中学的那一年,由于遭雨淋患肺病死了。打那以后我再没养过狗。游泳嘛,至今仍然喜欢。

介绍完了。

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就结束。人在一生中追求什么时(也有一无所求的人),人生就会要求他提出许多数据,就象清晰的画面需要有更多的点来组成一样。不这样,就得不出什么答案来。

数据不足,无法回答,请按取消键。

按取消键。画面出现空白。教室里的人开始向我投东西。老师也皱起眉头说,再讲讲,多讲点具体的事。我却无话可说,呆立在讲台上。讲吧!不讲无法开始,还是尽量多讲讲,以后再考虑对不对。

她常常来我的房间过夜,我们一起吃早饭,然后她去上班。她也没有名字,其原因只是因为她是这个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她马上就消失了。为避免发生混淆,我没有给她起名字。我不认为这样做是轻视她的存在。我非常喜欢她,直到现在我还在喜欢她。

她和我可以说是朋友。至少,对我来说,她是一个唯一能称为朋友的人。除我之外,她还有个真正的恋人。她在电话局工作,用电子计算机计算电话费。工作上的事,我从未细问过,她也没特别提及。这只是我觉得她在干这种工作。她的工作就是根据每个人的电话号码,计算电话费,填写收费通知单。所以当我每月收到邮局寄来的电话费通知单时,总觉得是收到了私人信件。

她每月都有那么两、三次来和我睡觉。她认为我是月球世界或其它什么地方的人。“哎！你还是回月球上去吗？”她哧哧地笑着问我。在床上，我们赤裸着，身子紧贴着身子。她的乳房紧挨着我的肋部。直到天亮以前，我们总是这样说着话。高速公路上的声音一直持续不断。收音机里播放着人之联盟单调的歌声。人之联盟，好怪的名字。天晓得干嘛要起这么无聊的名字！

过去，人们给乐团也起许多正经八百的名字，什么帝国、火烈鸟、上帝、印象、大门、四季、海滨小伙儿等等。

我这么一说，把她逗笑了。还说有点古怪。但是我却不知道我怪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我是很有自知之明的，是对自己很负责的规规矩矩的正经人。是人之联盟。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她说。“我总是盼着见到你，就是上班也想着你。”

“嗯，”我答应着。

“我总是这样。”她强调说。过了三十秒，人之联盟唱完了，变成了不熟悉的乐团的曲子。“有个问题，和你有关的问题，”她接着说道：“我喜欢我们俩老这样呆着，但却不想每天从早到晚呆在一起。你说为什么？”

我又“嗯”了一声。

“只要你在，我就觉得有点透不过气来。只要和你在一起，就觉得空气一下子变得稀薄了。好象到了月球上似的。”

“这不过是小小的一步，要是——”

“哎！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她爬起来，盯着我的脸说。“我是为你好才说的呀！除我之外，还有人告诉过你吗？我说，有没有为你着想的？”

“没有。”我坦率地回答道。“一个也没有。”

“总之，和你在一起，我总觉得空气不够用，象在月球上似的。”

“月球上的空气也并不是稀薄，”我说道，“而是根本就没有空气。所以更谈不上——”

“是稀薄嘛！”她声音低微地说道。不知道是她无视我说的话呢，还是对我说的根本就没听进去。她声音低微得让人紧张，我虽然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这里面一定有让我紧张的因素。“反正我老觉得透不过气，老觉得你呼吸的空气跟我完全不同。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你这是毫无证据的呀！”我说道。

“对你，我还一无所知呢？”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是怎么回事。”我说道。“这是真的。我不是讲什么哲学上的道理，我讲的是真的。从整体上看是数据不足呀！”

“不过，你也有33岁了吧？”她问道。她今年26岁。

“34。”我订正说，“34岁零2个月。”

她摇摇头，离开床，走到窗前，拉开窗帘。从窗口看得见高速公路，公路上洒满了凌晨6时的月光，象白骨一样。她穿着我的睡衣。

她指着月亮说：“你回月球去吧！”

我问她：“冷吗？”

“冷？！你说月亮上冷？”

“不！我是说你现在冷不冷呀！”我说道。眼下还是二月份，她站在窗前，呼着白气。听我这么一说，似乎终于觉察到了寒意。

她急忙回到床上，我紧紧地抱着她。那睡衣冰凉冰凉的。她的鼻尖贴着我的脖子。鼻尖也是冰凉冰凉的。“我喜欢你。”她说道。

我想说点什么，但找不到适当的词。我对她有好感，所以，我俩在床上时过得很快乐。我喜欢拥抱她的肉体，轻轻地抚摸她的头发。喜欢听她轻轻的鼾声，喜欢早晨送她去上班，喜欢收到她填写的电话费通知单（我认为她是干这工作的），喜欢看她穿我的大睡衣。不过，猛然间，这些却无法用一句话圆满地表达出来。说我爱你当然不行，说我喜欢你也不合适。

说什么好呢？

然而，我依然什么都没说，实在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我要是什么也不说，定会令她伤心。尽管她不让我感觉到这一点，但我还是感觉到了。我从柔软的部位一直抚摸到她背部的骨骼，我感觉到了这一点，清楚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一时间，我们静静地搂抱着，听着不知名的歌曲。

“和月球上的女人结婚，生个漂亮的月球人吧！”她柔声地说道。

“那可太美啦！”

透过窗户，可以看到月亮。我一动不动地抱着她，把下巴顶在她的肩膀上，凝视着月亮。偶尔，载着沉重货物的长途卡车从高速公路上疾驰而过，发出不吉利的响声，象冰山开始崩裂似的。我思忖着，他们到底

在拉什么呢？

“早点吃什么？”她问我。

“没什么特别的，和往常一样。火腿、鸡蛋、烤面包片，还有昨天中午做好的沙拉土豆。再就是咖啡、热牛奶，为你做牛奶咖啡。”我说道。

“太棒啦！”她微笑着说。“给我做火腿蛋、咖啡、还有烤面包。”

“当然可以，乐意效劳。”我说道。

“你觉得我最爱吃什么？”

“说实话，我说不准。”

“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呢？”她边瞧着我的眼睛边说：“我讨厌冬天寒冷的早晨。虽说不想起床，可是却抵挡不住煮咖啡、烤火腿蛋散发出的香味，以及面包炉工作完毕之后的‘咔嚓’声，只好下决心嗖地一下钻出被窝。”

“那好！咱们就试试吧！”我笑着说道。

其实，我这人并不怪。

我真的这么认为。

也许我算不上是个普通之人，但也决不是个古怪的人。我是个合乎自己性格的极认真的人，并且非常直率，象炮筒子那么直。我是极自然、极必然地按我自己的标准而存在的，这一点我是很坦率的，不管别人怎么看待我，我都毫不介意，不管别人怎样理解我，都与我毫无关系。因为与其说这是我的问题，莫如说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有些人认为我愚蠢得过头了，有些人认为我计较得过头了。其实他们怎么认为我都不在乎。“过头了”这个形容，只不过是与我自己的自画像相比而已。他们眼中的我，或许是真的愚蠢，或许是真的计较，但不管是愚蠢还是计较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世上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误解，只有认识上的不同而已。这是我的看法。

可是，与此全然不同的另一面是，竟然还有人被我那认真劲儿吸引住了。虽然人不多，但也确有人在。他们（或她们）与我就象在漆黑的宇宙空间游荡的两个行星，极自然地相互吸引，然后又分离。他们来到我这里，和我纠缠一段时间后，于某一天远遁而去。他们有的成了我的朋友，有的成了我的恋人，有的成了我的妻子，有的也成了我的对立面。但

不管怎样，他们都离我而去了。他们或是灰心，或是绝望，或是默然（即使拧开水龙头也流不出水来）而去。我的房间有两个门。一个是入口，一个是出口，这两个门从不混用。从入口出不去，从出口进不来，这是固定不变的。人们从入口处进来，从出口处出去，进有进的方法，出有出的方法。但不管怎样，人们都出去了。有的人出去是为了进行新的尝试；有的人出去是为了节省时间；有的人已经死亡，屋里没有人留下，只有我一个。我一直清楚地知道他们都走了，都离我而去了。他们说过的话，他们的呼吸，他们哼过的歌，象灰尘一样飘荡在房间的每个角落。

我觉得他们心目中的我恐怕是最正确的。所以，他们才毫不踌躇地到我这里来，待段时间后又离我而去。他们承认了我的认真劲儿，承认我坚持我自己人生标准的那认真劲儿的诚实性——我再想不出别的表现方法了——他们对我能畅所欲言，也能开诚布公。他们大都是心地善良的人，可是，我对他们却无所帮助。即使有些帮助，也是微不足道的。我一直在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能干的我都干了。我也想得到他们，结果都未能如愿，他们都离我而去了。

当然，这都是让人伤心的事。

最让人伤心的是，他们离我而去时都比慕我而来时更为悲哀。他们都是受到消损后离我而去的。我心里很清楚这一点。我这样说可能让人觉得奇怪，而且，他们的消损远远超出了我的消损。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老剩下我一个人呢？为什么消损后的人的影子总还要留在我心中呢？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我不得而知。

也许是因为数据不足。

所以总是没有答案。

到底还缺什么呢？

一天，谈完工作后我回到住所，发现一张从邮局寄来的名信片。上面印着宇宙飞行员身着宇航服，走在月球上的照片。名信片上没有寄信人的姓名，但一看就知道是谁寄来的。

“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见面的好。”她写道。“因为最近我很可能要和一个地球人结婚。”

门砰地关上了。

数据不足，无法回答。请按取消键。

画面出现了空白。

画面能老是空白下去吗？我寻思着。我已经 34 岁了，还要老这样持续下去吗？

我并不悲伤，不过，这明明是我的责任。她离我而去是必然的，这事打一开始我就清楚。她明白，我也明白。我们毕竟争取到了一个小小的奇迹，争取到了一个小小的机会就可以迎来根本性的转变。这种转变终于没有来临。她还是走了。她的消失使我感到特别孤独，这是我从未有过的孤独。我知道我能顺利地打发掉这种孤独。

因为我已逐渐习惯了。

这么想着想着，我又不免难过起来，只觉得一股污水从内脏一下翻到喉咙。我站在盥洗间的镜子前，心想，这就是我自己吗？是你。因为你已消损了许多。你自己的消损已超过了你自己的主观意识。我的脸显得比平时脏多了，也老多了。我用香皂仔细地洗了洗脸，在皮肤上抹了点化妆水，接着又好好洗了洗，用新毛巾擦了手和脸，然后走进厨房边喝酒边收拾冰箱，扔掉发蔫的西红柿，把啤酒整齐地摆好，换掉容器，写好购买东西的清单。

我孤单单呆呆地凝视着月亮，直到拂晓，我心想，难道要永远这样下去吗？在不久的将来，也许我还会遇见别的女人，因为我们就象行星那样，会自然地相互吸引。而且，我们还徒劳地盼着奇迹的出现。让时光虚度，身心消损，尔后分道扬镳。

这种状态将持续到何时呢？

2

自打她寄来那张印有月球的明信片之后，过了一周，我因公出差函馆。根据以往的经验，这趟差也不会有多大劲儿，但我对工作从不挑挑拣拣。这是因为，即使让我去挑，我也辨不出好坏。姑且不论是有幸还是不幸，一般来说，事物越是靠近边沿，质量的差异也就越模糊，这与广播频率相同，当一拨过某一点时，就混进邻近波段的声音，再过一点儿，

就是一片杂音，什么都听不出来。

这趟差是让我在一家妇女杂志上介绍函馆的风味小吃。我要和摄影师走访几家饭馆，我负责写文章，摄影师负责拍照，共占5个页码。这个妇女杂志既然要登这方面的消息，文章就得由某个人来写。这同收拾垃圾、耙雪一样，总得有个人去干，同喜欢或不喜欢毫无关系。

这种文化上的零散工作，即文化耙雪，我已干了3年半。

在这以前，我和一个朋友开办过一个两人事务所，后来因故辞去不干了，足有半年光景无所事事，白白虚度。当时，我什么也不想干，因为在前一年的秋天和冬天里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和妻子离异，朋友死去、而且是莫名其妙地死去，她也一声不吭地走了。我碰到了一系列奇怪的人，卷进了一系列奇怪的事，等这一切全部结束后，我陷入了一种从未经历过的深深的沉寂之中。令人可怖的浓织密布的空虚充满了我的房间。我把自己关在房里足有半年，除了为维持生存买些最低限度的必需品外，白天几乎闭门不出。在无人喜欢的清晨，我才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溜达。当大街上出现人影时，我便回屋睡觉。

我在夜幕降临前起床，做些简单饭菜，也给猫弄些食品。饭后便坐在地板上，一次又一次地回想和整理身边发生的事。然后重新排列着顺序，分类列成表，反复考虑自己的行动是否正确，一直到夜幕隐去，才走出房门，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毫无目的地游荡。半年来，我每天如此。是的，从1979年1月到6月，我没读过一本书，没看过一张报，不听广播，也不听音乐，连电视也不看，不同任何人见面，不同任何人讲话。酒基本不沾，因为没有想喝的兴致。我对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谁出了名，谁死了等一概不知。这并不是我固执地拒绝一切情报，而是没有想知道的愿望。实际上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我还是能感觉到的，即使关在屋里，也能切实地觉察出世上的变化，不过对这些我已毫无兴趣。一切发生的事都无声无息地象微风一样从我身边掠过。

我坐在地板上，脑海里不断再现出过去的情景。说来也怪，半年来，尽管我每天都这样坐着，却毫不觉得无聊和疲倦。这是因为我亲身经历的事太重大，暴露出的问题太多的缘故。那些事巨大而真实，宛如可以触到的一个实体，又象是一座在漆黑的夜空中高耸的纪念碑。那纪念碑似乎就是专门为我树立的。我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一一核实了一遍。回

忆那些往事，无疑也使我受到了相应的损伤，受到了程度不轻的损伤。大量的血在无声无息地流动着，几次创伤的痛苦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流失了，还有几次却是在事后才出现疼痛。要忘掉这些痛苦是需要时间的，需要半年时间来具体地——也是实际地——整理和查对所发生的有关的事。我决不是闭目塞听，顽固地拒绝与外界往来。同外界往来仅仅是个时间问题。我需要纯物理概念上的时间，以便更好地恢复自己，重整旗鼓。

至于恢复自己的意义和那以后的去向我是决不考虑的。我认为那是另一个问题，以后考虑也不迟。现在，首先要考虑的是恢复心理上的平衡。

我连猫也不去理睬了。

电话铃响了好几次，我都没有去接。

还有人不时地敲门，我也置之不理。

还收到几封信，是过去那位经营伙伴写来的。他对我很不放心，信中说，不知我现在身居何处，干什么工作，于是就先给我住所写信。信中说，让我有什么困难就给他写信，他那边儿工作还算顺利。并告诉了我俩朋友的情况。我把信反复读了几遍，明白了（要想明白，必须反复看四、五次）信的内容后就放进了抽屉。

与我分手的妻子也来过信。信中写了几件具体的事，是一封非常实际的信。信的末尾还写道：我又要结婚了，对方是位你不认识的人。语气冷淡，似乎在说，这事你事先不知道吧！这么说来，她已经同那位在我们离婚前同她交往的男人分手了。一定是这样，因为那个男人我知道得很清楚。他是个没出息的男人，虽然会弹点儿爵士吉他，但并不具备惊人才能，没有一点幽默感。我真不明白，她怎么会被那种人吸引住呢？不过，这已是他人之事了。她在信中表示，对我这个人还是很放心的。她说：因为你是个无论干什么都能干得好的人。可最近却特别担心起那些曾和你有过交往的人。

这封信我也反复读了几遍，然后照例塞进了抽屉。

我每天就是这样打发着日子。

花钱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我有能维持半年生活的储蓄，以后的事以后再考虑。冬去春来，春天，我的房间充满了暖洋洋柔和的阳光。我每